

[清]蔡东藩◎著

汉武帝刘彻

中国最有作为
皇帝演义

ZHONGGUOZUYOUZUOWEI
HUANGDIYANYI



中国最有作为

皇帝演义

ZHONGGUOZUZYOUZOWEI

HUANGDIYANYI

汉武帝刘彻



【清】蔡东藩◎著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武帝刘彻 / 蔡东藩著. -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5.7

(中国最有作为皇帝演义)

ISBN 978-7-5166-1844-8

I .①汉… II .①蔡… III .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 .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58060号

汉武帝刘彻

作 者：蔡东藩

出版人：张百新 选题策划：要力石

封面设计：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责任编辑：刘广军 郑建玲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a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钟铉工作室

印 刷：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5mm×210mm

印 张：8.75 字 数：148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8月第一版 印 次：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1844-8

定 价：4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出版说明

蔡东藩（1877—1945），清山阴县临浦（今属浙江省杭州市萧山）人。近代著名演义小说作家、历史学家。14岁中秀才，后又进京朝考，名列优贡，分发福建候补知县，因不满官场恶习，数月后即称病回乡。辛亥革命之后，先后在杭州、绍兴等地教书。1916年开始，蔡东藩用10年时间完成了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，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，凡2166年。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、人物之众、篇制之巨，堪称历史演义之最，被誉为“一代史家，千秋神笔”。

蔡东藩先生的这套历史演义，在史料上遵循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，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的原则，在体裁上突出“义以载事，即以道情”的特点，并且自写正文，自写批注，自写评述，是历史性与趣味性相融合的典范之作。此套书是毛泽东的枕边书，也深受



诸多历史学家好评，顾颉刚先生认为“蔡先生对史料的运用与取舍，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”，“随意翻览一下，说不定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”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认为“读蔡先生的书可以导你入门，且是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”。因而对于大众读者来说，读《二十四史》，不如读蔡东藩。

本套“中国最有作为皇帝演义”即从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》中精选出中国历史上8位杰出皇帝，删芜就简，以飨读者。丛书包括《汉高祖刘邦》《汉武帝刘彻》《光武帝刘秀》《唐太宗李世民》《宋太祖赵匡胤》《元太祖成吉思汗》《明太祖朱元璋》《清圣祖康熙》。丛书经过精心编选，除却个别地方为保持语句畅通而做了微小改动之外，其余完全遵循蔡东藩先生的原著。丛书对于历史爱好者、帝王研究者和各类文化学者而言，具有很高的收藏、研赏价值。

编者

2015年7月

目 录

- 第一回 王美人有缘终作后 栗太子被废复蒙冤 / 1
- 第二回 索罪犯曲全介弟 赐肉食戏弄条侯 / 14
- 第三回 嗣帝祚董生进三策 应主召申公陈两言 / 27
- 第四回 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公主喜遇歌姬 / 39
- 第五回 因祸为福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东方善辩 / 50
- 第六回 挑嫠女即席弹琴 别娇妻入都献赋 / 63
- 第七回 厥夫贫下堂致悔 开敌衅出塞无功 / 75
- 第八回 执国法王恢受诛 骂座客灌夫得罪 / 87
- 第九回 遭鬼祟田蚡毙命 抚夷人司马扬镳 / 98
- 第十回 窦太主好淫甘屈膝 公孙弘变节善承颜 / 110
- 第十一回 飞将军射石惊奇 愚主父受金拒谏 / 122
- 第十二回 失俭德故人烛隐 庆凯旋大将承恩 / 134
- 第十三回 舅甥踵起一战封侯 父子败谋九重讨罪 / 145



- 第十四回 勘叛案重兴大狱 立战功还掣同胞 / 157
第十五回 贤汲黯直谏救人 老李广失途刎首 / 169
第十六回 报私仇射毙李敢 发诈谋致死张汤 / 181
第十七回 通西域复灭南夷 进神马兼迎宝鼎 / 193
第十八回 信方士连番被惑 行封禅妄想求仙 / 207
第十九回 东征西讨绝域穷兵 先败后成貳师得马 / 220
第二十回 入虏庭苏武抗节 出朔漠李陵败降 / 233
第二十一回 巫蛊狱丞相灭门 泉鸠里储君毙命 / 246
第二十二回 悔前愆痛下轮台诏 授顾命嘱遵负扆图 / 260



第一回

王美人有缘终作后 栗太子被废复蒙冤

却说景帝妃嫔，不止栗姬一人，当时后宫里面，尚有一对姊妹花，生长槐里，选入椒房，出落得娉婷婷婷，成就了恩恩爱爱。闺娃王氏，母名臧儿，本是故燕王臧荼孙女，嫁为同里王仲妻，生下一男两女，男名为信，长女名婕，一名姝儿。次女名儿娡。未几仲死，臧儿挈了子女，转醮与长陵田家，又生二子，长名盼，幼名胜。婕年已长，嫁为金王孙妇，已生一女。臧儿平日算命，术士说她两女当贵，臧儿似信非信。适值长女归宁，有一相



士姚翁趋过，由臧儿邀他入室，令与二女看相。姚翁见了长女，不禁瞠目道：“好一个贵人，将来当生天子，母仪天下！”继相次女，亦云当贵，不过比乃姊稍逊一筹。汉家相士，所言多验，想是独得秘传。臧儿听着，暗想长女已嫁平民，如何能生天子，得为国母？因此心下尚是怀疑。事有凑巧，朝廷选取良家子女，纳入青宫，臧儿遂与长女密商，拟把她送入宫中，博取富贵。长女姥虽已有夫，但闻着富贵两字，当然欣羡，也不能顾及名节，情愿他适，臧儿即托人向金氏离婚，金氏如何肯从，辱骂臧儿。臧儿不管他肯与不肯，趁着长女归宁未返，就把她装束起来，送交有司，辇运入宫。

槐里与长安相距，不过百里，朝发夕至。一入宫门，便拨令侍奉太子。太子就是未即位的景帝，壮年好色，喜得娇娃；姥复为希宠起见，朝夕侍侧，格外巴结，惹得太子色魔缠扰，情意缠绵，男贪女爱，我我卿卿，一朵残花，居然压倒香国，不到一年，便已怀胎，可惜是弄瓦之喜，未及弄璋。大器须要晚成。惟宫中已呼她为王美人，或称王夫人。美人系汉宫妃妾之称，秩视二千石。这王美人忆及同胞，又想到女弟身上，替她关说。太子是多多益善，就派了东宫侍监，赍着金帛，再向臧儿家聘选次女，充作嫔嫱。臧儿自送长女入宫后，尚与金氏争执数次，究竟金氏是一介平民，不能与储君构讼，只好

和平解决，不复与争。此次由宫监到来，传说王美人如何得宠，如何生女，更令臧儿生欢。及听到续聘次女一事，也乐得惟命是从，随即受了金帛，又把次女改装，打扮得齐齐整整，跟着宫监，出门上车。

好容易驰入东宫，乃姊早已待着，叮嘱数语，便引见太子。太子见她体态轻盈，与乃姊不相上下，自然称心合意，相得益欢。当夜开筵与饮，令姊妹花左右侍宴，约莫饮了十余觥，酒酣兴至，情不自持。王美人知情识趣，当即辞去。神女初会高唐，襄王合登巫峡，行云布雨，其乐可知。比乃姊如何。说也奇怪，一点灵犀，透入子宫，竟尔姻缊化育，得孕麟儿。十月满足，产了一男，取名为越，就是将来的广川王。

乃姊亦随时进御，接连怀妊，偏只生女不生男。到了景帝即位这一年，景帝梦见一个赤彘，从天空中降下，云雾迷离，直入崇芳阁中，及梦觉后，起游崇芳阁，尚觉赤云环绕，仿佛龙形。当下召术士姚翁入问，姚翁谓兆主吉祥，阁内必生奇男，当为汉家盛主。景帝大喜，过了数日，景帝又梦见神女捧日，授与王美人，王美人吞入口中，醒后即告知王美人，偏王美人也梦日入怀，正与景帝梦兆相符。景帝料为贵兆，遂使王美人移居崇芳阁，改阁名为绮兰殿，凭着那龙马精神，与王美人谐欢竟夕，果得应了瑞征。待至七夕佳期，天上牛



女相会，人间麟趾呈祥，王美人得生一子，英声初试，便是不凡。景帝尝梦见高祖，叫他生子名彘，又因前时梦彘下降，遂取王美人子为彘。嗣因彘字取名，究属不雅，乃改名为彻。王美人生彻以后，竟不复孕，那妹子却迭生四男，除长男越外，尚有寄、乘、舜三人，后皆封王。事且慢表。

且说王美人生彻时，景帝已有数男，栗姬生子最多，貌亦可人，却是王美人的情敌。景帝本爱恋栗姬，与订私约，俟姬生一子，当立为储君。后来栗姬连生三男，长名荣，次名德，又次名阏。德已封为河间王，阏亦封为临江王，只有荣未受封，明明是为立储起见。偏经王家姊妹，连翩引入，与栗姬争宠斗妍，累得栗姬非常愤恨。王美人生下一彻，却有许多瑞兆相应，栗姬恐他立为太子，反致己子失位，所以格外献媚，力求景帝践言。景帝既欲立荣，又欲立彻，迁延了两三年，尚难决定。惟禁不住栗姬催促，絮聒不休，而且舍长立幼，也觉不情，因此决意立荣，但封彻为胶东王。

是时馆陶长公主嫖，为景帝胞姊，适堂邑侯陈午为妻，生有一女，芳名叫作阿娇。长公主欲配字太子，使人向栗姬示意，总道是辈分相当，可一说便成。偏偏栗姬不愿联姻，竟至复绝。原来长公主出入宫闱，与景帝谊属同胞，素来亲昵，凡后宫许多妾媵，都奉承长公

主，求她先容。长公主不忍却情，免不得代为荐引。乐得做人情。独栗姬素来妒忌，闻着长公主时进美人，很为不平。所以长公主为女议婚，便不顾情谊，随口谢绝。长公主恼羞成怒，遂与栗姬结下冤仇。统是妇人意见。那王美人却趁此机会，联络长公主，十分巴结。两下相遇，往往叙谈竟日，无语不宣。长公主说及议婚情事，尚有恨声，王美人乐得凑奉，只说自己没福，不能得此佳妇。长公主随口接说，愿将爱女阿娇，与彻相配。王美人巴不得有此一语，但口中尚谦言彻非太子，不配高亲。语语反激，才情远过栗姬。惹得长公主耸眉张目，且笑且恨道：“废立常情，祸福难料，栗氏以为己子立储，将来定得为皇太后。千稳万当，哪知还有我在，管教她儿子立储不成！”王美人忙接入道：“立储是国家大典，应该一成不变，请长公主不可多心！”再激一句更恶。长公主愤然道：“她既不中抬举，我也无暇多顾了！”王美人暗暗喜欢，又与长公主申订婚约，长公主方才辞去。王美人见了景帝，就说起长公主美意，愿结儿女姻亲。景帝以彻年较幼，与阿娇相差数岁，似乎不甚相合，所以未肯遽允。王美人即转喜为忧，又与长公主说明。长公主索性带同女儿，相将入宫，适胶东王彻，立在母侧。汉时分封诸王，年幼者多未就国。故彻尚在宫。长公主顺手携住，拥置膝上，就顶抚摩，戏言相问道：“儿愿娶妇否？”彻生



性聪明，对着长公主嬉笑无言。长公主故意指示宫女，问他可否合意？彻并皆摇首。至长公主指及己女道：“阿娇可好么？”彻独笑着道：“若得阿娇为妇，合贮金屋，甚好！甚好！”小儿子就老脸皮。长公主不禁大笑，就是王美人也喜动颜开。长公主遂将彻抱定，趋见景帝，笑述彻言。景帝当面问彻，彻自认不讳。景帝想他小小年纪，独喜阿娇，当是前生注定姻缘，不若就此允许，成就儿女终身大事，于是认定婚约，各无异言。长公主与王美人，彼此做了亲母，情好尤深，一想报恨，一想夺嫡，两条心合做一条心，都要把栗姬母子捽去。栗姬也有风闻，惟望自己做了皇后，便不怕他播弄。好几年费尽心机，才把薄皇后挤落台下，正想自己登台，偏有两位新亲母，从旁摆布，不使如愿。这也是因果报应，弄巧反拙呢！

景帝方欲立栗姬为后，急得长公主连忙进谗，诬称栗姬崇信邪术，诅咒妃嫱，每与诸夫人相会，往往唾及背后。量窄如此，恐一得为后，又要看见“人彘”的惨祸了！景帝听及“人彘”二字未免动心，遂踱至栗姬宫内，用言探试道：“我百年后，后宫诸姬，已得生子，汝应善为待遇，幸勿忘怀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瞧着栗姬容颜，忽然改变，又紫又青，半晌不发一言。一味嫉妒，全无才具，怎能免人挤排。待了多时，仍然无语，甚且将脸儿背

转，遂致景帝忍耐不住，起身便走。甫出宫门，但听里面有哭骂声，隐约有“老狗”二字。本想回身诘责，因恐徒劳口角，反失尊严，不得已忍气而去。自是心恨栗姬，不愿册立。长公主又日来侦伺，或与景帝晤谈，辄称胶东王如何聪俊，如何孝顺，景帝也以为然。并记起前时梦兆，多主吉祥，如或立为太子，必能缵承大统。此念一起，太子荣已是动摇，再加王美人格外谦和，誉满六宫，越觉得栗姬母子，相形见绌了。

流光如驶，又是一年，大行官礼官。忽来奏请，说是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今太子母尚无位号，应即册为皇后。景帝瞧着，不禁大怒道：“这事岂汝等所宜言？”说着，即命将大行官论罪，拘系狱中，且竟废太子荣为临江王。条侯周亚夫，魏其侯窦婴，先后谏诤，皆不见从。婴本来气急，谢病归隐，只周亚夫仍然在朝，寻且因丞相陶青病免，即令亚夫代任，但礼貌反不及曩时，不过援例超迁罢了。看官听说！景帝决然废立，是为了大行一奏，疑是栗姬暗中主使，所以动怒。其实主使的不是栗姬，却是争宠夺嫡的王美人。王美人已知景帝怨恨栗姬，特嘱大行奏请立后，为反激计，果然景帝一怒，立废太子，只大行官为此下狱，枉受了数旬苦楚。后来王美人替他缓颊，才得释放，总算侥幸免刑，那栗姬从此失宠，不得再见景帝一面，深宫寂寂，长夜漫



漫，叫她如何不愤，如何不病，未几又来了一道催命符，顿将栗姬芳魂，送入冥府！看官不必细猜，便可知彻为太子，王美人为皇后，是送死栗姬的催命符呢。

惟自太子荣被废，至胶东王彻得为太子，中间也经过两月有余，生出一种波折，几乎把两亲母的秘谋，平空打断。还亏王氏母子，生就多福，任凭他人觊觎，究竟不为所夺，仍得暗地斡旋。看官欲知觊觎储位的人物，就是景帝胞弟梁王武。梁王武前次入朝，景帝曾有将来传位的戏言，被窦婴从旁谏阻，扫兴还梁。至七国平定，梁王武固守有功，得赐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开拓国都睢阳城，约七十里，建筑东苑方三百余里，招延四方宾客，如齐人羊胜、公孙诡、邹阳，吴人枚乘、严忌，蜀人司马相如等，陆续趋集，侍宴东苑，称盛一时。公孙诡更多诡计，不愧大名。常为梁王谋划帝位，梁王倍加宠遇，任为中尉。及栗太子废立时，梁王似预得风闻，先期入朝，静覩内变，果然不到多日，储君易位。梁王进谒窦太后，婉言干请，意欲太后替他主张，订一兄终弟及的新约，太后爱怜少子，自然乐从，遂召入景帝，再开家宴，酒过数巡，太后顾着景帝道：“我已老了，能有几年得生世间，他日梁王身世，所托惟兄。”景帝闻言避席，慌忙下跪道：“谨遵慈命！”太后甚喜，即命景帝起来，仍复欢宴。直至三人共醉，方

罢席而散。既而景帝酒醒，自思太后所言，寓有深意，莫非因我废去太子，即将梁王接替不成。因特召入诸大臣，与他密议所闻。太常袁盎首答道：“臣料太后意思，实欲立梁王为储君，但臣决以为不可行！”景帝复问及不可行的理由，盎复答道：“陛下不闻宋宣公么？宋宣公见春秋时代。不立子殇公，独立弟穆公，后来五世争国，祸乱不绝。小不忍必乱大谋，故春秋要义，在大居正，传子不传弟，免得乱统。”说到此语，群臣并齐声赞成。景帝点首称是，遂将袁盎所说，转白太后。太后虽然不悦，但也无词可驳，只得罢议。梁王武不得逞谋，很是懊恼，复上书乞赐容车地，由梁国直达长乐宫。当使梁民筑一甬道，彼此相接，可以随时通车，入觐太后。这事又是一大奇议，自古罕闻。景帝将原书颁示群臣，又由袁盎首先反对，力为驳斥。景帝依言，拒复梁王，且使梁王归国，梁王闻得两番计策，都被袁盎打消，恨不得手刃袁盎，只因有诏遣归，不便再留，方怏怏回国去了。

景帝遂立王美人为皇后，胶东王彻为皇太子，一个再醮的民妇，居然得入主中宫，若非福命生成，怎有这番幸遇！可见姚翁所言，确是不诬。还有小王美人儿姁，亦得进位夫人，所生长子越与次子寄，已有七龄，并为景帝所爱，拟皆封王。到了景帝改元的第二年，景



帝三次改元，第一次计七年，第二次计六年，第三次计三年。史称第二次为中元年，末次为后元年。即命越王广川，寄王胶东，尚有乘、舜二幼子，后亦授封清河、常山二王。可惜儿均享年不永，未及乃姊福寿，但也算是一个贵命了。话休叙烦。

且说太子荣，既失储位，又丧生母，没奈何辞行就国，往至江陵。江陵就是临江国都，本是栗姬少子阏分封地，见前文。阏已夭逝，荣适被黜，遂将临江封荣。荣到国甫及年余，因王宫不甚宽敞，特拟估工增筑。宫外苦无隙地，只有太宗文皇帝庙垣，与宫相近，尚有余地空着，可以造屋，荣不顾后虑，乘便构造。偏被他人告发，说他侵占宗庙余地，无非投井下石。景帝乃征令入都。荣不得不行，就在北门外设帐祖祭，即日登程。相传黄帝子累祖，壮年好游，致死道中，后人奉为行神。一说系共工氏子修。每遇出行，必先设祭，因此叫作祖祭。荣已祭毕，上车就道，蓦听得豁喇一声，车轴无故自断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好改乘他车。江陵父老，因荣抚治年余，却还仁厚爱民，故多来相送。既见荣车断轴，料知此去不祥，相率流涕道：“我王恐不复返了！”荣别了江陵百姓，驰入都中，当有诏旨传将出来，令荣至中尉处待质。冤冤相凑，碰着了中尉郅都，乃是著名的酷吏，绰号“苍鹰”，朝臣多半侧目，独景帝说他不避权